

于我而言 书籍如饥时米饭

刘湘林

马斯洛有个需求层次理论,认为人除了生理最基本需求外,还有更多更高的需求,从而成为激励人的动力。我回顾自己,生活在这美好的社会里,的确也有各种需求和爱好,但我最大的需求和爱好是读书。

这种需求,于我而言,恰如渴时的甘泉、饥时的米饭。这种需求和偏爱,从我略通文字起就产生了。越成长,读书渴望越浓烈。但在上世纪特殊年代,这种渴望很难以满足。高中毕业后,我成为“回乡知青”,回到山区农村。那时,到处找书,特别是文学书籍,那怕是缺头少尾,也不管破旧不堪,都视若珍宝。是书籍,为我驱散了劳动的疲惫,点亮了希望的灯光。

参加工作,特别是进了县城后,我的读书条件得到很大改观。新华书店、图书馆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读书、购书,与朋友分享读书快乐,常让我兴奋不已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套238本古籍《二十四史》,是我心仪之书,县新华书店帮我设法订购,但由于订户多,只能断断续续到一部分,后几经努力,通过在上海工作的朋友帮忙,才终于购齐,了却心愿。

几十年来,我无论到了哪个地方哪座城市,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。记得我有一次去台湾台北市旅行,为找到书店,也不知穿过多少条街巷,才终于找到书店,并购到一部《台湾史》书籍,阅读后加深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,并写作《台湾印象》文章,发表后受到许多读者点赞。到外出差旅游,我不乐于商场购物,以能带回书籍为乐。

集沙成塔,集腋成裘。如今,我家13个书柜全部装满了书,书桌上、客厅里、床头边也到处是书。客人和朋友交往的礼物,大多离不了互赠书籍。有书读书,人生至乐。我把大量空闲时间在读书上,睡觉前以至上厕所都要看书,读书涉猎政治、历史、经济、时事、文艺和科技等方面。在我的影响下,妻子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等家庭成员,个个爱读书,家庭藏书过万册。

书读多了,社会阅历渐增,也产生了写作的冲动。多年来,我创作了文学的调研文章,也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,一些作品还获了奖,影响了一些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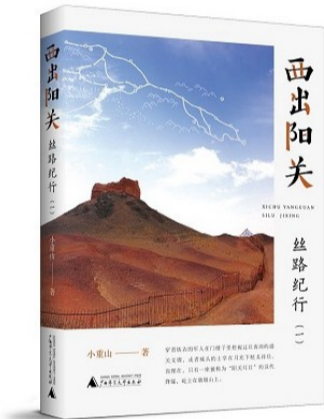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爱书也会影响身边的人。2009年6月,我牵头创办攸县作家协会,至今已11个年头,会员达到190人,出版了88部文学作品。每年,我们多次组织中小型读书、培训、作品首发、专著品鉴和采风活动等。

荐读

以独特的视角 追逐丝路文明

——读《西出阳关:丝路纪行(一)》

刘敬



书籍信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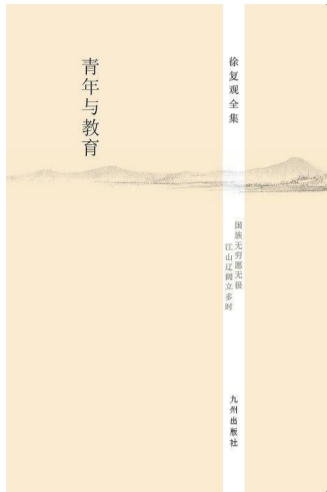
书名:《西出阳关:丝路纪行(一)》
作者:小重山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20年1月

对于游记类的散文随笔,我素来兴趣不大。因那些走马观花、一挥而就的文字,大多是行云亦云、颠来倒去的“碎碎念”,甚或就是各处景点“解说词”的摘抄拼凑版,很难看到作者的独立发现与思想个性,更谈不上什么深厚的人文情怀与深刻的历史理解了。小重山先生却是例外。亦可说,正是其以往的一些作品,诸如《伊朗,五月的蔷薇》《去印度,与诸神同行》等散溢的巨大魅力,将我牵引向他笔下的丝绸之路,在历史与现实间,在蛮荒与文明间,一路穿行,孜孜探寻——

丝绸之路(陆上),从中国古代一路蜿蜒至今,有过繁华,也有过落寞;曾裹挟过血雨腥风,也纵享过经年奢靡;既见证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等交流与发展的太多奇迹,又漫溢着国家、民族、商旅、百姓等思索与挑战的无尽智慧……这条人类史上伟大的商贸通道,喧嚣又沉静,豪放亦婉约,苍凉复悠远,既是由丝绸、茶叶和珠宝铺成的,又是由命运、梦想和追求织成的。作者恰以“丝路”为线索,亲历沿线(国内部分)17座城市:洛阳、西安、兰州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……移步换景,切身体验,将历史典籍与文物建筑相互印证,辅以百余幅自拍的高清图片,让我一起跟随他去感受各地历史的变迁、习俗的移易,去品味城垣璀璨的文化、丰富的特产;去追寻古今民族的信仰、丝路的意义……

作者善于从丝路沿线人们业已熟视无睹、见惯不惊的风景名胜、传统民俗与地域美食等方面,悄然捕捉到历史、政治、宗教、文化等慢慢演变的“蛛丝马迹”,并发掘出这背后潜藏的对于当代社会发展、经济运行、艺术创作等的非凡意义。作者偶或引经据典,唐诗宋词信手拈来,但总的来说,语言是通俗的、有趣的,娓娓道来,回味无穷。譬如他写兰州,“作为西出阳关的重镇,兰州将丝路、黄河与宗教揉作一团,放在一个摇篮里,孵化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明。”真是比拟恰切,让人忍俊不禁。再如《从西安开始》一文,“中国的古都,真正留下点家底的估计只有洛阳、西安、南京、北京。洛阳是中国最早都城,但后来的历史,就像做了人家的偏房,或者只能收留那些从长安逃难而来的贵族;而南京就像荡漾在秦淮河里的画舫,带着浓厚的脂粉气,只适合唱唱绵绵约约的曲子……西安才是汉族向外拓展的中枢……”原来历史也好,王朝也好,城市也好,还可以这样解读。

“世界好,中国才能好;中国好,世界才更好!”这是作者在《引言》中坦陈的,似可理解为他想通过丝路纪行,通过自己的书写——独特的、迥异的、民间的发现,最终直抵梦想中的精神高处。记得几年前,一份仅有10个字的辞职申请被转发到了网上: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,竟打动了亿万网友,以至被誉为“史上最具有情怀的辞职申请”。是的,句短意深,“情怀”最真。如果仅仅是满足于打打卡、开开眼、拍拍照与点点赞,那丝路之行必也难逃“有钱又有



作者:徐复观
出版社:九州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4年4月

观点

徐复观:当代青年人应该如何读书?

读书固然不是为学的唯一手段,但世间决没有不读书而会做出学问,尤其是在大学里的文科学生。所以青年学生而言,“应当如何读书”,依然不失为重要的发问。

我是读书毫无成绩的人,所以只有失败的经验。但从失败的经验中所得的教训,有时比从成功的经验中所得的,或更为深切。

不过,我得先声明一下:我的话,是向着有诚意读书的青年学生而说的。

首先,我想提出三点来加以澄清:

第一,读书的心情,既不同于玩古董,也不同于看电影。玩古董,便首先求其古;看电影,便首先求其新。仅在古与新上去作比较,这只是出于消遣的心情。若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研究,则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,不论是观念上的问题,或是事实上的问题。

第二,“读书应顺着各人的兴趣去发展”的原则。一个人的兴趣,不仅须要培养,并且须要发现。随着生活接触面的扩大,每个人的兴趣,实际是在不断地变更修正的。假定一走进大学的门,便存心认为哪一门功课是合于我的兴趣,哪一门却是不合的,这便好像乡下人只坐过板凳,就认定自己坐的兴趣只是板凳一样。

第三,一说到读书,便会想到读书的方法。不错,方法决定一切。但我得提醒大家,好的方法,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夫,并不能代替工夫。并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读书方法,和科学实验室中的操作手续,性格并不完全相同。因受各人气质、环境的影响,再好的方法,也只能给人以一种启示。真正有效的方法,是在自己读书的探索中反省出来的。师友乃至其他的帮助,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于迷惘、歧途时,才有其意义。

和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,读书的第一步,不能以假设来开始,而只能以如何了解书上所作的解答来开始。在此过程中,如有假设,则其分量也远不及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的重要。有时可能只有疑问而无假设,并且这种对文献所发生的疑问、解决,只是为了达到读书目的的过程,而且也不是非经过不可的过程;我们可能读某一部书,并不发生此类疑问,或者前人已解决了此类的疑问。如读此一部

《海上钢琴师》这个电影,大家都深深感觉到了某种共鸣和感动,这是一个一生都在船上生活,从没有下过船的人,这样的事只有天才和性格古怪的人才做得出来,它需要极强甚至极端的精神和灵魂力量,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与众不同。在他们身上一定多数人不解的内心世界和某种强烈的理想主义,只有这个能帮助他将内心的理想贯彻到底。毫无疑问这种人的内在力量是沉重生猛的,因而钢琴师可以做到连死都不怕。

我佩服这种人,虽然同时为此惋惜和流泪,但不得不说,世上总会有这样的人,他们具有不被外界干扰的坚决的内心力量,信仰的执行力远远超越普通人。《树上的男爵》比《海上钢琴师》要更加外向和强悍,虽然他们都具有某种天赋异禀,但钢琴师更忧郁和内敛,他就像茫茫大海上的孤岛,在外人看来极致孤独,却有着艺术与自我的相陪,因而这样说来,他也是幸福的,因为他愿意。

树上的男爵是与树上,树下,人与陆地相连接的,他参与到了很广泛的生活,所以生存能力和对世界的看法与海上的钢琴师有差别,一个是忧郁诗意理想化的个人主义理想主义,另一种是极端倔强反抗甚至性格暴烈的个人主义,一个一开始就在船上,后来选择守护自己的想法,仅仅做出对外界的反抗,而另一个为了反抗某种讨厌的生活,而进入另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。

不得不承认,伟大作家总揭示惊人颤抖的个体生命。我其次还读了君特·格拉斯的《铁皮鼓》《剥洋葱》《万物归一》,前两本比后一本好很多。我爱晚上睡觉前读书,把所有想读的书都堆在床头和书桌上,捞着哪本读哪本。但我很少一整天只读一本书,也很少一口气将一本长篇读完,我换着来读,喜欢就读下去,不喜欢的立刻放下。

好书实在太多了,我实在看不完。这几个月来我翻过几十本书,喜欢的也有二十多本,但都还没有读完,有一些是去年甚至前年就开读的,有些书被拍成了电影,两者各有千秋,不乏令人惊叹的,比如《铁皮鼓》,太好了!如果你喜欢一本书,不妨看一看它是否影视化的作品,两种艺术形式,语言的宇宙和视觉的宇宙各有其震撼人心的法宝,也许你会有珍贵的收获。

阅读能慰藉我,尤其像我这种无趣且在某些方面悲观的人,疫情使我胡思乱想并想办法安静下来思考,我一个人连续在屋子里待了足足两三个月,期间除了去办公室几乎没出过大门,下班后只有书本和电影能打发时间,不过我喜欢这样,平时我也这样。

之前只能待在家里,在电脑或手机上看看电影,看累了翻翻书,一点不觉得无聊。现在可以出去走走,但我仍然不想出去,一方面自己待着也挺好,另一方面,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买买看,闲的时候会到院子里走走,单位绿化很好,有很多树。

几天前我看到三个人相互隔着几米坐在花坛边,都戴着口罩,一个发呆,一个晒萝卜,一个跟别人讲电话。今天花坛边没人,很安静。

我看的是彼得·汉德克的《试论疲倦》,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世人挑选出两个伟大的作家,这是我在读过之后产生的感觉。一个是彼得·汉德克,还有一个是托卡尔丘克。

几个月前我就开始阅读他们,并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短时间同时被两个作家震撼,他们的文本很复杂,如果你没有耐心和对内心抽象事物的思考,大概没办法读下去,它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甚至修养。说实话读他们强化了我对自身的信心,这仿佛就对我我自己的自信和某种对文学的态度,看到在他们身上实践出惊世骇俗的能量,这使我坚定了对自己写作理想的看法,或者说,我从不在于别人怎么看,我就是这么想的,于是我就这么写。

托卡尔丘克的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最先看。后来读了《云游》和《太古和其他时间》,令我意外的是彼得·汉德克,我从他语言中读出极智慧又温柔的女性的语感,与那巨大的高额头有所不同,《试论疲倦》是我最喜欢的,《缓慢的归乡》也非常好,还看了一部分《无欲的悲歌》。我从未规定自己短时间读完一本书,我想看哪本读哪本。

另外,偶然的会看到有人推荐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,我之前写过一些随笔,是有关树和人的,因为我喜欢树,小时候喜欢爬树。才知道《树上的男爵》讲的是一个男人在树上生存的故事,这可真太有意思了!我对此充满了惊喜和好奇。

去年曾跟同事在办公室讨论

作家简介

玉珍,1990年生于株洲炎陵,主要创作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随笔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汉诗》等,2014年人民文学诗奖年度新锐奖,2017年获小诗年度诗人奖,曾获《长江文艺》双年奖诗歌奖、株洲神农文艺奖。

作家传真

特殊时期的书籍阅读

玉珍

